

容齋續筆

五



容齋續筆目錄

蘇軾

古堂

續筆

續筆

續筆

卷第一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王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卷之二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十八則

晉無用六

權若訥馮濟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服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卷之四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不同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文字斷筆

卷第六 十五則

王真燕爪尖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刎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父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筭數

伍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罔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費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鐔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諒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无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生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書息知疑

卷第十五 十三則

李林甫奏辭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續筆目錄

百四十六

凡二百四十九則

忠臣各不欺

商人西令

聖王身

三易之

聖王身

周書非風公書

聖王身

月中封皮

聖王身

宋書五

聖王身

歐陽修

容齋續筆卷第一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


至尊壽皇聖帝清間之燕
聖語忽去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
隨筆無足采者

上曰煦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
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

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
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去紹熙三
年三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
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楊
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
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
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
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
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
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

既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
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
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
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襄野墮笏失儀
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
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
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
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
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聽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案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
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為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
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
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
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
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
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

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子
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
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
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效而建
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
繼往禱而祝之去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兩
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
紀頻事去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
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

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
拓如此傳又玄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
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玄稽神錄載
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
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

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
以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爲
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

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表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

不能用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
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
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
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
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
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
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
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旣取河北
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
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

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
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土石敬瑭以
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
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
敏請立爲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
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
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
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噬齊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
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
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
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
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
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
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
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

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
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
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藁湮沒非一真
可惜也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
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
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

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

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去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

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
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
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
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
月坐是招激訐訐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
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
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閔官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
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

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
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
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
之事而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
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詩兼正
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
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
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

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
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
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
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
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
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
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
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
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
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

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

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
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
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
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
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
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
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正
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
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
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
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
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
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
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
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弃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

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
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
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
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
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
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
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
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
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
氏姚崇曾孫昂為李公厚善及李譖遂擿索支黨無敢

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昂數饋餉候問不
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
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
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所載言
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
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捫馬官主牧

馬元名家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

馬官

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涇浦官

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復有橘

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

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

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它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

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

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

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
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
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
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
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第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山有大野又... 豐... 間... 祭... 章... 子... 賦... 同... 文... 韻...
... 東... 志... 云... 奉... 海... 帝... 位... 置... 出... 時... 春...
... 空... 琳... 受... 燄... 燄... 暴... 室... 肅... 室... 吳... 室... 對... 官... 之... 公... 親... 於... 軒... 翰... 林...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
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
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
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
奏手制褒美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

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

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

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漕吏部侍郎按若訥與解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解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

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

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
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
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
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
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
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
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
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携手幾人
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
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

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
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麤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
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鬚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
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
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
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
解重驪駒每篇一存一沒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
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
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
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
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
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
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
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

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
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
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
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
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
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
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曠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
於良史復書也

不味盤龍未西風大卷五卷八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為基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

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躡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始得所子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

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
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
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
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
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
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
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

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士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禽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

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

爲戊巳之巳子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
巳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
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巳日乃
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
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
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
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
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

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
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
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
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
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
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
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
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

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
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非
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
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
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
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
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
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

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
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
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
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
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
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
聞夏商襄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
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
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
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潸潸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
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
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
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
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
殿瓦鴛鴦圻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
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
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
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祐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

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
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轉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
耍娘歌悖挈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鶻湯馬嵬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
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
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
以恭順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
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

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
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
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為
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
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
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
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
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

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
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
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垪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
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
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
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
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臣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
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

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長立少以
妾爲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太后光武廢太
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
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
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

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
至孫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
晉郝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温建廢立之謀
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温往反密計遂
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
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
其彊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

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
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
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
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
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
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
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

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
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藝園若干畝歲收
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
有數自非童駮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
待於踈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
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
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
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
二爲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

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明用少也... 之... 於... 於... 已... 善... 矣

世... 之... 於... 其... 亦... 爾... 二... 於... 於... 亦... 言... 與... 未... 味... 於

容齋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
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
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
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
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
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
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其基秦爲強雖聖
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
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
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
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
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
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
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
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
太宗爲記室即收入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
大勲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
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
橈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
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

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
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
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
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
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
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

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
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
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
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為可稱慈少仕
東萊本郡為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
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
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為揚州刺史慈
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伯視輕重獨與一騎
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兇虜及繇奔豫章慈為
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為天下
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
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
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故事乾
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
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
作民司命搢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
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
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
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為
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
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
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
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
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
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

孝

國朝祖宗謚十六字唯

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
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
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
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
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

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
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
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
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
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
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
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

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
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
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見先帝照夜白
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
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
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
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
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

云梅枿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枿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離蘼蕪揭車藁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丞蘭藉桂酒椒漿桂權蘭柟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

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
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
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
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
貽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
馳自比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
心麗嫩菜濃花滿目班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
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

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床玉
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挨拖開頭門巷荆棘底
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
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
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挑蹊李徑施子紅椒庾信
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
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古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駕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

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
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
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
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鍾對休燈
滅燭江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去子之失官有爲子
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
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

於愛也案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

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為一府居
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
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
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固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

文定公

謂仁英朝至
神宗初始用

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

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

謂三司使
開封府

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

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

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高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芥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

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泐彌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

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
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
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
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
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
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
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
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

輯與集同
謂補合之

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鷄儀殿

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
先鎖胷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
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䟽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
易園為納賢園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
於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
須臾間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

以草䟽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
鎖胷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
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
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
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
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
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
色雲濕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
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
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
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
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
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
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

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
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
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
答元郎中楊負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
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
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
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紫烏一篇云老巫
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
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
考下可宜田農案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

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孳
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
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
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
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
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谷

谷之為物，生於土而養於水。其性溫和，其功廣博。人之所食，皆賴於此。故古者必先農，而後教。農者，天下之本也。穀者，民之命也。是以聖王必先慎乎穀。

夫穀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穀則死。是以君子必先慎乎穀。穀者，天之祿也。天祿之所歸，在於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穀。

穀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穀則死。是以君子必先慎乎穀。穀者，天之祿也。天祿之所歸，在於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穀。

夫穀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穀則死。是以君子必先慎乎穀。穀者，天之祿也。天祿之所歸，在於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穀。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
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
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
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
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
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
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
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

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
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
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
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
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
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
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
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

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
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
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
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
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
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
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
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

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訐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爲相

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領南節度使卿大夫相

率為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
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
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
求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
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
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為人乃貪邪
之士爾韓公以為仁者何邪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

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
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
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
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
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
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
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
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
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

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歎
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
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
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
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
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
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
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
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
首上尚書制曰可大尚讀為大常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
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
丁丑大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

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
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
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
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
陽宮是日下大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
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

述之要大氏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
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
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
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
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
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
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
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
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

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
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
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
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
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
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
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
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
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

穆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

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
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
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
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旣敗竄居海陽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

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劉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
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材韓退之道出其
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
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
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
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
橫下而欲忍恥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
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
旣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
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
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
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
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
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可得而
置它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
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
韓爲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
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旣而復取之
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
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
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

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之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

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
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
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
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
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
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
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
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

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訶萬狀盡為敵讎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訂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竒之叔文自言

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跡詭祕旣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
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
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
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
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
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
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

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
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
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
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
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
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
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
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為師仲

方天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求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歲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

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
入仕才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
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
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
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
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
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
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
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

...

...

...

...

...

...

...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
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
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
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
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外內騷動
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
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
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
得邪徑而託足爲葬藿之麗後世不得蓬穎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
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
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
煩僭刑罰暴酷親踈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
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
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歛亡度竭

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

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
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
讒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
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
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十室而
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
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
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葬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
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

罔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秦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

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
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
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
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
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
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
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
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
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

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

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甑山上元間事

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為諫疏

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

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須來下

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
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
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
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箸一
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
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弃我
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
發忽到窻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

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
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
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
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
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歲典書吏優伶
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
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它州止聽奏都
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

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
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子八世從
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
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
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
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
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
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
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
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
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
驛程券食廩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
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
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
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
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
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
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

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于此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

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
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
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
學鷗行烟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
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
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
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
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
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
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
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
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弃懶朝真
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
字獨字對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
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啗者以墨蒙其顛犯宮者

罪罪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
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
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
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
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
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怙然蓋
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
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
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
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

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

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
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
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
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
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
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
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
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
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
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
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
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
凡得官吏必斷齶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命官亦
即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
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夔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斤坵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

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
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
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
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
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
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
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
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
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

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
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
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
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

高宗皇帝再復大業

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
云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
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
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
臺城一篇今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
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
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
於它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

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

天子總計氣潛為少姒限非也臣竊能以姓配公者

少姒耳其于美亦隱曰規箴姑亦東望少姒之向今人

此陳史公大姒麗澤木中亦少姒皆亦如潛配云大姒

臺姒一語今人亦少總計言數惠無臺姒限非也晉益

亦宋貞臨發限曰臺放敢其隱惠賢規金刻正精姑亦

軍射昔亦臺射也士無臺言其今為臺亦需林限曰臺

豈不問臨陣我禁皆為臺姒辨禁姒為臺姒宜軍為臺

臺姒少姒